

# 偵破大王

- 神秘的绿窗帘
- 女法官的眼睛
- 第四者
- 垃圾堆的秘密
- 色狼末日



辽宁画报出版社

崔亚斌法制文字精萃

# 侦破大王

(二)

神秘的绿窗帘

辽宁画报出版社  
一九九八年·沈阳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神秘的绿窗帘 / 崔亚斌编. — 沈阳: 辽宁画报出版社, 1997. 11

(侦破大王; 2)

ISBN 7-80601-162-5

I. 绿… I. 崔… 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N. I2  
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7479 号

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 15 号 邮政编码: 110031)
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字数: 112 千字 印张: 5

印数: 1 40200 册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
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晨 阳

责任校对: 张锦铁

封面设计: 冯守哲

版式设计: 陶 智

---

定价: 4.98 元

# 目 录

## 神秘的绿窗帘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新娘被劫持轮奸.....   | (1)  |
| “小倩,你不能死”..... | (4)  |
| 兽窟下客屋.....     | (7)  |
| 歹徒是个歪脖子.....   | (9)  |
| 网罗色狼.....      | (13) |
| 小分头,往左梳.....   | (19) |
| 模拟劫持.....      | (24) |
| 绿窗帘之谜.....     | (28) |

## 第四者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死到临头才喊冤.....     | (31) |
| 慨然认罪的杀人凶手.....   | (34) |
| 姐姐的供词与妹妹的证言..... | (40) |
| 死灰复燃的奸情.....     | (45) |
| 灰色粉末.....        | (48) |
| “这个人太奸了”.....    | (52) |
| 月黑杀人夜.....       | (55) |
| 罪魁的下场.....       | (60) |

## 疯狂的大款

|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流氓本性..... | (64) |
| 贪得无厌..... | (67) |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逃出魔掌 ..... | (69) |
| 再作囚徒 ..... | (72) |
| 沆瀣一气 ..... | (75) |

## 女法官的眼睛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被告是个大胡子 .....  | (81)  |
| 法庭上的搏斗 .....   | (87)  |
| 怪异的女杀人犯 .....  | (92)  |
| 凶器之谜 .....     | (101) |
| 14 条间接证据 ..... | (107) |
| “飞亚达”牌手表 ..... | (112) |

## 垃圾堆的秘密

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|
| 奸情 ..... | (120) |
| 寻人 ..... | (122) |
| 勘查 ..... | (124) |
| 寻尸 ..... | (125) |
| 验骨 ..... | (127) |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试婚记 ..... | (130)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多谋善断的公安局长 ..... | (134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 公安局里的大能人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彩照显真形 ..... | (141) |
| 慧眼寻巨金 ..... | (145) |
| 智捕流窜犯 ..... | (148) |

## 沉重的蓝盾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工作不能分昼夜 ..... | (150) |
| 艰辛未必有报酬 ..... | (152) |
| 危险是家常便饭 ..... | (154) |

# 神秘的绿窗帘

## 新娘被劫持轮奸

初春的一天，已经是晚上 10 点多了，沈阳某厂青年女工林小倩下班步行回家。小倩今年 24 岁，容貌俊秀，体态轻盈，刚结婚不久。她的丈夫小韩也是一名工人，对小倩体贴入微。每当小倩夜里下班时，他就骑着自行车到厂门口去接。

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小韩没来接小倩。小倩在厂门口踟蹰许久，心想：可能家里有什么事把他绊住了。难道我就在这里傻等吗？不，趁早往家走吧，也许能在半路上遇到他。

林小倩倒不是个胆子特别小的女人，实在是因为回家途经的一段路，特别是三洞桥那一溜很“背”。三个大桥洞黑糊糊的，如果冷丁蹿出个坏人来……不知是因为心里害怕，还是由于早春夜寒袭人，小倩猛地打了个寒噤。

说三洞桥，三洞桥就到了。小倩在桥洞前停下脚步，犹豫着。她想等候从这里路过的行人（最好是女性），结伴而行；可是前前后后竟没有一个人影。小倩壮了壮胆：走，怕什么！每天都从这里走，偏偏今晚我独自走就出事？小倩迈开脚步，紧张得不敢回头，屏住气息，匆匆向桥洞走去。当她走到桥洞一半时，突然，从暗处“嗖”地蹿出两个人，一个用手狠狠地拽住她的胳膊，另一个握着一把雪亮的尖刀，伸到她的眼前：“不许喊！跟我们走……”

啊，坏人！林小倩的心忽悠一下，双腿发软了……

这是一高一矮两个青年男子，都戴着口罩，加上周围黑漆漆的，看不清他们的脸；不过，小倩从粗野的动作和恶狠狠的声音中不难看出，这是两个穷凶极恶的歹徒。他们把小倩逼到一条小胡同里，小个子推着一辆自行车。

“有钱没有？”大个子晃动着尖刀，威胁着问，“有钱就快拿出来！”

原来是打劫钱财。林小倩听了，紧张的心情有点松缓。这远比她所惧怕的事情“好”得多。她哆哆嗦嗦地把身上仅有的3元4角钱都拿了出来。

“妈的！才这么点儿？”小个子气愤地骂了一句，随即把她手腕上的一只电子表掳下去了。

“呃？”小个子抬眼看着大个子，显然是在询问下步怎么办。

大个子那口罩上露出的两只小眼睛，紧紧地盯着林小倩的脸，眯起来淫笑着。他想了想，转过脸对小个子使了个眼色，用刀尖指指林小倩，头微微地一扬。小个子会意，把自行车顺过来，低声对林小倩命令：“上车！”

林小倩意识到更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，连连哀求起来，话中带着哭音：“求求你们……求求你们了，把我放了吧！求求——”

“妈的，闭嘴！”大个子把尖刀伸过来，刀尖对着林小倩的咽喉，“不听话这就毁了你！上车！”

在死亡威胁面前，林小倩这个弱女子不敢哭更不敢喊，只好按歹徒的命令坐到自行车的前梁上。她在心里频频地呼唤着：小韩，我的亲人啊，现在你在哪里？在干什么？怎么不来救我呀？……

大个子歹徒跨上自行车，小个子歹徒坐在后架上，在一个又

一个阒无人迹的小胡同里迂回穿行起来。大个子不时就用一只手狠狠地往下按林小倩的头，不让她张望。这样转来转去，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后，大个子把车停下来，拽下林小倩，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，交给小个子，让他骑车走了。

乘这机会，林小倩环视一下周围，好像是一家工厂的门口，门边有一个存自行车的棚子……

“不许看！”大个子低吼，伸出一只手紧紧捂住林小倩的眼睛，另一只手从后面卡着她的脖子，拽着她走。走一走，停一停，林小倩分不出东西南北，被弄得晕头转向。周围静得很，显然还是在小胡同里转悠。这样又过了大约 10 分钟，最后来到一间平房门前，大个子才把捂她眼睛的手松开了。她的眼睛一时不能适应，眼前还是一片漆黑。进院后，走过一个小漫坡，只听见屋里有人开了门，恍惚间觉出是那个小个子。“进去！”大个子把她往屋里一推，她一迈腿，踩空跪在了地上。大个子把她推坐在一个单人沙发上……

屋子里漆黑，两个歹徒没有开灯；空气中有一股潮湿的、似葱非葱似蒜非蒜的气味。不用说，这是一户居民住宅。不过，此刻这间屋子却变成了一个兽窟。那个大个子示意小个子出去望风，然后就发疯般扑向林小倩……过段时间，那个小个子也淫笑着走了进来……

在这间兽窟里，林小倩惨遭两个歹徒的轮番蹂躏，度过了悲惨、屈辱的大半夜。凌晨，两个歹徒故技重演，用块布蒙住她的眼睛，用自行车带着她在一条又一条小胡同里转来转去，最后在一个她感到陌生的僻静地方停下了。

“你要是报警的话，哼，捅死你！”两个歹徒恶语威胁一番后，解开林小倩眼睛上的布，骑着自行车飞快地驶远，在黎明前的黑



暗中消失了。

## “小倩，你不能死”

林小倩艰难地走到家，彻夜未眠的小韩见她那蓬乱的头发和丧魂落魄的神情，惊讶地问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见到亲人，小倩一头扎进他的怀里，泪如泉涌，“哇”地一声哭了。

小韩心一沉，已经意识到了什么。

昨天晚上，电视里有一场难得的足球比赛实况录像，小韩看着看着忘了时间，后来猛一醒悟，想起接小倩的事，马上骑车出去了。可是，一直到厂里，也没看见小倩的踪影，他到小倩的娘家去找，也没找到。他怕娘家人心惊，撒个谎回家了。他猜想，可能小倩和厂里的姐妹去看什么节目，回来没坐上车，也未可知。等着等着，他歪倒在沙发上睡着了；直到小倩回来，他才惊醒，愣在那里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小倩对丈夫哭诉了一切。

小韩气得脸煞白，牙帮骨咬得紧紧的。他几步蹿进厨房，拎出一把明晃晃的菜刀说：“快告诉我，那两个流氓住在哪儿？”小倩一见，吓了一跳，摇了摇头说：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你怎么还不说呢？”小韩急得直跺脚，冲着小倩怒吼，“吃了这么大亏，难道就白白地放过他们吗？我非得报这个辱妻之仇不可！”

“不是我不说，是他们把我转迷糊了，不知道那间房子在哪。”小倩讲了两个歹徒搞“迷魂阵”的手段。

“那咱们马上就去公安派出所报案，警察有办法找到他们！”

“啊！不，不……”小倩惊恐地拦住，“不能报哇！报了案，他

们会报复的。再说……报了案，这事传扬开，我怎么有脸……我求求你……为了我，别去报案……”小倩拉住丈夫的手，泣不成声。

“唉！”小韩重叹一声，把菜刀往地上一扔……

两天过去了。小韩到工厂给小倩请了“病假”，没让她上班。这两天，本来幸福温暖的小家庭充满了悲云愁雾。小韩不住地唉声叹气，像有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在心上，情绪很坏。他既怨恨自己的疏忽，更仇恨那两个歹徒使他蒙受了一个男子汉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。小倩不再说什么，眼睛总是直直地盯住一个地方看，许久不动。小韩怕她真的生了病，更怕她一时想不开，出什么意外，在家里陪了她两天。第三天一早，小倩说要到娘家那去看看，小韩才放了心。待小倩走后，他锁了门，心事重重地上班了。

上午，面容憔悴的林小倩从娘家回来，疲惫无力地趴到床上，无声地啜泣着。这两天，她表面上变得冷静，可是心里已经在激烈斗争之后下定了决心：死！她怕看到丈夫那郁闷的脸，更怕听到他那一声声沉重的叹息。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欢乐，她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。

林小倩看了看钟，快到午间了。如果丈夫回来，一切就来不及了。她找到一根绳子，把一个凳子放到门口，然后踏上去，往门框上系绳子。她握着绳套的手在颤抖，心也颤抖，泪水顺颊流下，滴落到地上。才24岁的年华，人生道路刚刚开始。她多么留恋这个世界，多么眷恋丈夫的爱，多么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多么想在工作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啊！可是，这一切都被两个野兽给扼杀了。小倩咬了咬牙，将头伸进绳套，两眼一闭，用脚踢倒了凳子……

小倩命不该绝，当她双脚悬空，生命悠关的那一刻，小韩回

来了。

“啊！小倩你……”小韩飞身跑进厨房，拿起斧子砍断绳索，救下了小倩。

几分钟后，小倩睁开了眼睛，夫妻抱头哭在一起。

“小倩你不该这样啊！”小韩紧紧地抱着妻子，疼爱而责怪地说，“你要是死了，我怎么办哪！”

小倩气息虚弱地说：“我，我对不起你啊……”

“不，小倩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！是那两个流氓害了你。你放心，这事决不能就这样拉倒，我一定为你报仇！”

小韩把小倩扶上床休息，请来一位女邻居陪伴着她，然后骑上自行车直奔××车站。半个小时后，小韩领着一位年近半百的警察出现在小倩面前。

小倩骤见丈夫领着警察走进来，心里一阵慌乱，正要起身下地，被那位和颜悦色的警察伸手阻止了：“外甥媳妇，你躺着，躺着。”

外甥媳妇？小倩迷惘地看着小韩。

“小倩，这是我的远房舅舅张俭，在××车站派出所工作。”

原来是亲戚，小倩方觉释然。亲人加警察，使小倩心中陡然涌起一股感情的热流，泪水又顺颊淌下。

“外甥媳妇，小韩把情况都对我说了，你不要难过。”张俭安慰的笑容中包含着职业特有的冷峻，“遇上这种事情，当然是不幸的。不过，你不能再软弱下去，要坚强起来！应该到公安机关揭露犯罪分子的罪行！”

小倩低垂着头，用手绢擦拭泪水。

“现在，你不该怕罪犯。正相反，他们最怕的是你去报案。报了案，公安人员就可以把他们捉住。”张俭开导地说，“如果受害

之后不去报案，他们还会继续作恶。那样一来，还会有无辜的妇女受害；就是你自己，也是不安全的……”

小倩缓缓地抬起头，两眼闪动着泪翳，悲伤的目光揉入了坚毅的神情。她轻轻地说：“舅舅，我听你的。”

## 兽窟下窖屋

克俭公安派出所里，所长徐铁良热情地接待了小韩、小倩夫妇。负责管内前进委的青年民警李润清也在场，徐所长让他作案情笔录。李润清 30 多岁，中等身材，头脑机敏，多年来被评为市、区公安系统的文明干警。

林小倩简略地讲完遇害经过后，室内一片寂静。

“砰”！一只结实的拳头狠狠地砸在桌子的玻璃板上，笔和纸跳了两跳。李润清眼里闪射着愤怒的光。

徐所长看了李润清一眼，暗示他不要感情过于外露，然后转过头，同情地望着林小倩，问：“小林同志，你想不想把那两个坏蛋抓住呢？”

“怎么不想！”林小倩恢复了勇气，两眼充满仇恨的光芒，“我巴不得现在就把他们抓住，除掉这两个祸害！”

“好！”徐所长继续耐心地引导，“这就要求你协助我们，把坏人作案的一些情况，特别是某些细节，好好回忆告诉我们。”

小韩在一边关切地看着妻子。

“我懂。所长，你问吧！”林小倩爽快地说。

徐所长想了想，问：“你能说说那两个坏蛋的特征吗？也就是他们的相貌，身高，穿的衣服……”

“那两个人，长的模样没啥特殊的。那高个的，身高约有一米八，穿的是扎道黑棉袄，戴着口罩；小个的，穿件黄大衣……对

了，那高个的眉毛比较宽，两条眉毛之间的距离比一般人要大……”

徐所长又问：“你被抢去的电子表，有什么特征吗？”

林小倩想了想说：“那表是黑壳蓝盘，表带是一节一节的，像坦克链条似的。”

“好。你再讲讲他们劫持你的经过，是怎么走的，越详细越好。”

林小倩眨眨眼睛回忆起来，脸上又闪过一丝痛苦而惊恐的神情，叙述起那天夜里歹徒用刀逼她、用自行车带她、用手捂她眼睛走等情景。

李润清停住笔，插问：“用车带你时，并没有捂你眼睛，难道你什么也没看见吗？比如，路上有什么单位……”

“哦，对了！”林小倩猛然想起来，“那高个子交给小个子钥匙的时候，我偷着看了一下四周。那里有个工厂，厂牌上写的是什么……千斤……厂。”

“是不是叫‘沈阳市千斤顶厂’？”

“对，就是它！这个厂名有点特殊，我记住了。”

徐所长和李润清对视了一眼，他们为此而感到高兴。

林小倩继续说：“那个高个子用手捂住我的眼睛，架着我走。一会儿走，一会儿停。后来，好像下了一个漫坡，到了那屋子。我一进屋，差点摔个跟头。”

“等一等！”李润清忙问，“为什么 差点摔个跟头？是什么东西绊了你吗？”

“不，那是一间下窖的屋子，我迈门槛儿的时候踩空了。”

皇姑区是沈阳市的老居民区，至今还有许多下窖屋。所谓“下窖屋”，就是由于年深日久，老房子屋里的地面低于院子或街

道，好像沉下去似的，下雨时水可能倒灌进屋里去，因而往往阴暗潮湿。

徐所长问：“那间屋子里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林小倩说：“进屋后，一直没开灯，很黑。高个子把我向右推了一下，我身子一歪坐下了。那是一个单人沙发，扶手挺硬，像是木头的……当我眼睛逐渐适应些后，才看清屋里的一些东西。屋里是半截炕；门左边是个立柜，旁边有‘滴达、滴达’钟响的声音；窗户上挂块绿窗帘……到那屋不多工夫，他们就……”

林小倩羞愤难当，说不下去了。

小韩恳切而急迫地说：“所长，我们要求公安机关为我们做主，抓住那两个流氓，严厉惩办！”

徐所长点了点头，严肃而庄重地说：“请你们放心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”然后对林小倩说：“回去休息吧，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找你谈情况的。如果你又想起了什么细节，对破案有帮助，请务必告诉我们。”

林小倩答应一声，和小韩一起走了。

## 歹徒是个歪脖子

案情重大，徐所长立即用电话向区公安分局作了报告。

当夜，李润清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一宿没有睡好。他在反复思考着那起持刀路劫强抢轮奸案。

他想，侦破这起案子，有很大难度。被害人报案晚了3天，错过了侦查破案的有利时机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林小倩当天凌晨回到家后立即报案，那么，就可以在她被劫持的现场周围及时进行调查访问，那样或许能发现关于那两个歹徒的特征及其行踪的线索。

他又想，如果林小倩及时报案，那么她的记忆、印象就比较鲜明，提供的情况也就更准确而贴切。还有，两个犯罪分子手段狡猾，搞了“迷魂阵”，使被害人无法知道她被劫持的路线和他们作案的那间屋子。皇姑区的下客屋很多。歹徒用自行车载着被害人行驶大约 10 多分钟，又带她步行了大约 10 多分钟，这总共 20 多分钟的路程可不近，范围也不小（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在某个地方故意迂回绕圈子的可能性），那么，侦查起来是容易的吗？

下客屋……当然，如果能找到那间充满罪恶的屋子，案子也就破了，案情表明，那个高个子歹徒极可能就是那家住户的主人。把被害人往家里劫持，真可谓色胆包天，气焰嚣张！

李润清怎么也睡不着，睁着眼睛望着路灯反射到天棚上的弱光，继续思索着……

按说，李润清不过是一名公安派出所的户籍民警，并非刑事警察，况且，这起案子也是他偶然在场遇到的，和他的关系并不大；所长向公安分局报告之后就算处理完了。然而，不知为什么，偏偏李润清从警后总是和刑事侦查有着某种“缘分”，经他一次又一次侦破的发生在本地地区的各类刑事案件，不能不令人叹服

---

深秋的一天晚上，大约 6 点来钟，某厂一位女工走到克俭第一粮站附近，突然窜出一个手持牛角刀的歹徒将她截住，强行搜身。那个女工挣扎着跑到三洞桥（也是三洞桥！），被歹徒追上，抢去一张币面上有红墨水点的拾元人民币。那位女工到公安派出所报案，正赶上李润清值班。他仔细听完女工的讲述后，问：“那个坏人有什么特征没有？”女工说：“他约有 20 上下岁，穿身蓝衣服，脖子……脖子好像有点歪。”

“歪……往那边歪？”

“往……右！”

李润清听了，心中有了八九分。刑侦人员议案中，他向领导提出：“根据被害女工讲的特征，我看那个歹徒极有可能就是住在我管区的刘××。他有个往右歪脖子的习惯。他家住在克俭16里。”

根据李润清提供的线索和他的判断，刑侦人员及时传唤了刘××，当场从他衣兜里搜出了一张拾元券人民币。那张钞票上有一个红墨水点，和被害人所说的特征相符。刑侦人员又搜查了刘××的住处，搜出牛角刀一把。后来，经那位女工辨认，证实刘××正是抢劫她的犯罪分子，刘××也供认不讳。

这件事过了不久，在一家小饭馆里发生一起动刀伤人的案件。那天，5个青年喝酒时，和另一个青年刘四发生了口角，其中一个拔出匕首将刘四刺成重伤，然后和同伙逃之夭夭。那几个人是谁？哪的？在场目击者谁也不知道，刑侦人员在现场调查中也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，只了解到，那几个青年喝酒时互相呼唤外号，其中有一个叫“五库”。

李润清一听“五库”，顿时双眉舒展，把手一拍说：“我知道他们是谁了。那个外号叫‘五库’的名叫刘××，是我管内的青年。常和他在一起的，有‘朝鲜’、‘新龙’等等，也都是外号。找到那个刘××，其余的就一个也跑不了。”

果然，刑侦人员循着李润清提出的线索，很快就将那5个青年一一拘来，无一漏网。

如果前面说的这两起案子的侦破还算“一般”的话，那么，下面再讲一个李润清破案神速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案子，就可以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

那一天早晨，亚明街储蓄所刚开业不久，一位抱着小孩的



妇女取完存款从里面走出来。当她走到街道办事处附近时，突然，从她身后疾步窜上两个青年，其中一个猛地抢去她手里的黑布兜子，夺路而逃。那位妇女大声惊叫，因为黑布兜子里装着她刚刚支取的1100元现金。可是，当地的小胡同密如蛛网，歹徒们跑得飞快，哪里还有他们的影子！

光天化日之下，在街道办事处门前公然抢劫，这还了得！皇姑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当即召集侦查员通报案情，部署路访、侦查任务。此案性质恶劣，分局领导十分重视，杨局长和刑警队长王文昌都参加了议案会。

大家正在议论，李润清来到分局办事，知道了这起案子。他听了那位妇女提供的两个歹徒的特征后，想了想，语调平静地对大家说：“这个案子破了。”

满屋的人一愣，诧异地看着李润清。

王文昌问：“怎么说破了？”

李润清说：“那两个人，今天早晨8点左右，我从下坎回来，在路上遇见他们了，时间是在发案稍前一些。他们两个各骑一辆‘26’型自行车，都穿黑西服；那个矮一点的穿红毛衣、绿毛裤。这些都和被害人所说的特征相符。这两个人过去都被处理过，是我管区里的重点人口。我分析，这个抢劫案就是他们干的。”

王文昌问：“他们都叫什么名字？住哪？”

李润清未加思索，张口就说：“那个高个的，也就是抢钱的主犯，名叫董××，住15里6号；那个矮些的，名叫孙×，住14里3号。”

“好！”杨局长兴奋地看着李润清，目光中流露出赞许的神情，和王文昌作了行动部署。

李润清和几名侦查员领命而去。他们通过居民委员会干部，